

乾隆壬子夏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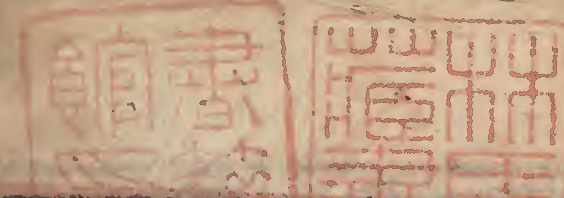
隨園詩話

小倉山房藏版

隨園詩話卷一

刻

古英雄未遇時節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
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蘇光武自時與李通
通租於嚴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寧曰
君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為榮韓愈為小卒時相
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為侮也晉公擊之都是一
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之擢鏡天將老開門草
末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



333-125

擬晉書 卷一
侍衛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任
爲七省經畧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
誰爲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
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
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
白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陰春水。曲花
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
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鐘叟。
騎馬踏冰星滿天和。 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

四野風多杖寶繩。押繩字韻寄托遙深。

揚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
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
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
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
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况臯禹
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
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裏無詩莫浪吟。詩在
骨不在格也。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
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為七子再傳而為鍾
譚為公安又再傳而為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
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
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
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
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
累也

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種菜數畦題一聯云今日正宜

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
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有愧只恐蒼生面
色多兩人都用真西山語而胸襟氣象却迥不侔

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已
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
人後可知家香亭云其說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倖豈無
人又云愁看童僕淒涼色怕讀親朋慰藉書王菊莊云
親朋共悵登程日鄉里先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頽頹
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閒名則

閱園言言 卷一
三
爽然若失矣讀唐青臣云不第還歸來妻子色不喜黃
夫恰有情當門卧搖尾則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辭
更寫公卿卷恰是難修骨肉書失意雅不愜見花如見
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滿頭枉坐公車行萬里譬如閒
看華山來鄉連南渡思菰米泪滴東風避杏花俱妙
余作詩雅不喜登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為詩寫性情
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適尚有用定後不
慊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為之既約束則不
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

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仁叔
一生只傳此二句某擬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
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其人一生所傳亦只此四句
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
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壁掛僧衣殊清絕
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鷺
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

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誰把蒼名號活埋令人千古費

疑猜我今豈是輕生者只爲從前死過來周道士鶴雛
有句云大道得從心死後此身悞在我生前兩詩於禪
理俱有所得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于廣西撫軍金震方
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宏詞首敘年齒再
夸文學并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

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一時司道爭來探問公
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
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

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關前修薦表百官座

上嘆文章蓋實事也公有詩集數卷歿後無從編輯僅
記其答幕友祝壽云浮生虛逐黃雲度高士羣歌白雪
來題八桂堂云盡日天香生畫戟有時鶴舞到匡床想
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

已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
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將
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
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

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羣議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余獻詩云：琴爨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挂誤，候補南河年七十矣。尹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髻，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

風流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月，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僉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徧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

人兵莫向床頭笑曳兵之句蓋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諧謔如此已卯八月枚江北穫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後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嬾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着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

託家宰庸字師健作江寧方伯時潘明府涵極言公風

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懽讀其送人赴陝詩云潞河水合悲風生欲曙不曙烏飛鳴寒山歷歷路不盡班馬蕭蕭君獨行公孫閣下正延士博望關西方用兵此去知君未卽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節可愛遂獻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鶴姿六年人悔見公遲學窮宋理談偏妙詩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過訪隨園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問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韻詩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見公遲七字耳彼此輾然兩人詩都遺失余只記押心字韻

尹相國和云若非元老憐才意爭動閒雲出岫心
以昌黎之嘯強宜鄙俳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
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
王揚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與嶠
宜薄西崑矣而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鵠王揚立
本朝與世作郭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
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蜉蝣之多也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
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

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
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羣書廣採風土然後成文果
能才藻富艷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
二本當類書類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
字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卽作
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
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字僻韻以多爲貴者悞矣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

甚

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
爲聲聲詞合寫易至舛悞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闌
中上之回爲克官渡共十二曲亦不襲漢晉人改思悲
翁爲宣受命朱鷺爲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
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已詩少陵張王元白
知之故自作已詩而創爲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其
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曰
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
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
其與已無干也

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秘本
而字摹句倣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
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閥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
左氏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
斥之曰床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聞也然則其他
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薤兮者其非淫奔之詩明
矣

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康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

古音同羗漢以前無讀磬者令字古音同連入先仙韻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陸放翁燒灰除菜蝗字作仄聲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字作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黃祖

不憐鸚鵡客志公偏賞麒麟兒麒字作仄聲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字作仄聲贈田侍中綠窻

紅燈酒燈字作仄聲皆本自香山之以司為四琵琶為別凝脂為俛紅橋三百九十橋十字讀謹也韓愈岳陽樓

詩字宙隘而妨妨作訪音東都詩新輩只朝評評作病音元稹東南行百韻詩徵俸封魚租封音封俸卧詩一

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遊虧片玉洞照失明髮髮音間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

思正且酌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正且讀作真丹又曰居易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闔閭扇平聲

膏去聲李商隱石城詩簾水將飄枕簾烘不隱鈞自註水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蕤料淨食自註

音

子

料平聲朱竹垞山塘紀事詩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
阼音陞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忽平忽仄
隨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燈檠之檠親迎之迎親家之
親寧馨之馨蒲桃之桃鄴侯之鄴馬援之援別離之離
急難之難上應之應判捨之判量移之量處分之分范
蠡之蠡禰衡之禰伍員之員皆平仄兩用

宋人雪詩待伴不嫌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鈞斜已新矣
鄭所南雪詩拇戟素手白相敵酒潮上臉紅不鮮更新
蕭德藻詩花詩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已

新矣徐巢友梅詩過墻新水滴眠鶴壓屋冷雲眠定僧
更新

三餘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長恨歌峨嵋山下
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
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
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
灃澮灑滄滄滃也至宋時則無矣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為此麤才
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

關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汚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
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
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爲
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常規蔣心餘太史
云君切莫老手頽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凡神廟扁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
明經嘉繡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或求戲臺
對聯姚念茲集唐句云此曲祇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
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聯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
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曲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
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
得機羽而失鴟鵬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而
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弼州曰以山谷詩爲瘦硬
有類驢夫脚跟惡僧藜杖東坡云讀山谷詩如食蝸蚌
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爲是
甚底林艾軒云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
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粧裹作相此蘇黃兩公之優劣

也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畢竟味少

徐凝咏瀑布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為惡詩嫌其未超脫也然東坡海棠詩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肉似此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罄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蓋自矜風骨也余不以為然寄書規之云人在世間如何能不受人恩古人如陶靖節之高而以乞一頓食至於冥報相貽杜少陵以稷契自許而感孫宰存卹至於願結弟昆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宴公一薦故終身執門生之禮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聖人之所不諱也若商寶意太史之詩則不然曰名心未了難遣世晚景無多怕受恩蔣若生太史之詩亦不然曰不是微禽辭敢惠只愁無處覓金家此皆不立身分而身分彌高

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太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亞於合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館於

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蒲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
以儕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伶進酒爲懽稚威刻爛
二水成四下韻其警句云一對微藏曉漆幽得小齋擎
藤高屋起縛架碧霄排翻水屑飾網行天爪擲釵枚驚
千釘錯結古百繩偕見擬通身膽環雕出目蛙巧懸漚
泡住危累彈丸佳多覺欺鄰棗貧猶敵庾鮭粉粘雲母
膩光逼水晶指軟謝金刀切津宜貝齒潛人窺雨餘館
京破日斜階寒別闕門遠肥憐壤性乖豈知根入塞下
比橋踰淮一時傳誦後乾隆辛卯冬日嚴冬友侍讀在

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以險韻咏蒲桃事沈因
指席間橄欖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韻賦
此乎陳卽席成二十韻警句云青子當秋熟評芳自嶺
南嘉名忠可喻真意諫同參種類災方別林圍壯月探
陰還連野屋高欲逼層嵐摘去梯難架收來仗易擔求
溫憑箸裹致遠籍筒函或論千百嘗應只二三顰眉
今莫訝苦口舊曾諳細共檳榔嚼香逾荳蔻含討尋偏
耐久風格在回甘核試花生燭仁桃粟綴簪幸登君子
席佳話並傳柑余亦在席上命門人楊蓉裳仿之咏錢

云魚伯飛來後，平添利海波。斷銅耶水曲，鑄幣歷山阿。
輕影翻鯨甲，花紋皺鳳羅。五銖工剪鑿，四柱細摩挲。輪
郭分烏漉，文章備隸蝌。好從床腳繞，誰向夢中磨。蕭庫
懸標榜，吳宮衛甲戈。營中贖才士，帳下買青娥。藏處同
牛吼，行來倩馬馱。無緣休慕孔，有癖定歸和。積窖千緡
朽，當筵一擲多。裁皮嗤大業，剪葉記閻婆。只我偏窮病，
終年嘆輾軻。逐貧空有賦，得寶不成歌。壁立已如此，囊
空將奈何。書又三十塊，掛壁羨東坡。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翁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

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
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
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余甲戌春往揚州，過宏濟寺，見題壁云：隨着鐘聲入梵
宮，憑誰一喝耳雙聾。染羅不解無言旨，孤負拈花一笑
中。山水爭留文字緣，腳跟猶帶九州烟。現身莫問三生
事，我到人間廿四年。未無姓名但著茗生二字，余錄其
詩歸訪年餘。熊滌齋先生告以茗生姓蔣名士銓，江西
才子也，且為通其意。茗生乃寄余詩云：鴻爪春泥迹偶

存三生文字繫精魂神交豈但同傾蓋知己從來勝感
恩已而入丁丑翰林假歸僑寓金陵與余交好壬申春
余過良鄉見旅店題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
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
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輪與成都
賣卜人末亦無姓名但書篁村二字余和其詩有好疊
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勞宗發
觀察來江南云渠宰良鄉時見店壁有此二詩為館
欽差故主人將坊去心甚愛之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慈

公方亦欣賞論令勿坊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壬辰
在梁瑤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會稽諸
生也以此語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己而傷方勞二公之
已亡重賦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
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
相訪徧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卽故吾三間
老屋夕陽邨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鐙
紅照舊題痕不教畫墁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
憐才青眼客幾番剪紙爲招魂

本朝王次回疑兩集香奩絕調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
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攢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
書難之云關雎爲國風之首卽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
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
譏元白詩纖艷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
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于杜牧集中牧祖佑
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
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
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余

初猶遜謝旣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爲此印不偷
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
人但知有小蘇不復知有公也一座鞦韆然

高文良公夫人名琬字季玉蔡將軍毓榮之女尚書珽
之妹也其母國色相傳爲吳宮舊人夫人生而明艷嫻
雅能詩公巡撫蘇州與總督某不合屢爲所傾而公卓
然孤立詠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沉思未對
適夫人至代握筆曰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夫人
博極羣書兼通政治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每與商

定詩集不傳記其咏九華峯寺云蘿壁松門一徑深題
名翁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蠹蟬亦
于屠鯨干戴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
有枯禪守故林此爲其父平吳逆後護咎歸空門而作
也

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
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
王季太王而憶淑女也孔子尼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
而思文門也

詩人陳製錦字組雲居南門外與報恩寺塔相近樊明
徵秀才贈詩云南郊風物是誰真不在山巔與水濱仰
首陸離低首誦長干一塔一詩人陳嫌不佳余曰渠用
意極妙惜未醒耳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則精神全出
僅易三字耳陳爲雀躍樊博學好古尤精篆隸之學余
所得兩漢金石文字皆所贈也卒後余挽聯云地下又
添高士伴生前原當古人看

靖逆侯張勇字非熊國初定鼎卽仗劍出關求見英王
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問道入

都首發其姦。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倬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一奇也性好吟詩過崆峒云崑崙戰後久消兵此處猶存訪道名萬里山河塵不起松風常帶鳳鸞聲人謀事久而不得則意思轉淡何士顯秀才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真悟後語也其他如貧猶買笑爲身累老尚多情或壽徵書因補讀隨時展詩爲留刪盡數抄皆不愧風人之旨歿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搜取詩稿得三百餘首爲付梓行世板藏隨

園

余宰沭陽時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沭之吳姓家其弟子某赴童子試呂爲代倩文字被余偵獲愛其能文不加之罪且延爲西席以姨妻之和余春草云綿力漫言承露薄靈根自信濟人多又云托根何必蓬萊上得氣均沾雨露中余笑曰此縣令詩不能作翰林者已而果中幸未進士出知滑縣

江西魏允迪字懋堂豪邁不羈官中書侍讀以撫軍公子而家資散盡困之失官咏山中積雪云寂寞山涯更

水濱漫天匝地白如銀前村報道溪橋斷可喜難來索
債人千霄篁竹翠盈眸雪壓風欺撲地愁莫訝此君無
勁節一經淪落也低頭又出門云憑着牽衣兒女送只
揮雙泪不回頭讀之令人神傷與余同召試友也

蘇州昇山轎者最狡獪遊冶少年多與錢則遇彼姝之
車故意相撞或小停頓商寶意先生有詩云直得輿夫
爭道立翻因小住飽看花虎邱山坡五十餘級婦女坐
轎下山心怯其墜往往倒擡而行鮑步江竹枝云妾自
倒行即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

李義山咏柳云堤遠意相隨真寫柳之魂魄與唐人山
遠始為容江奔地欲隨之句皆是嘔心鏤骨而成粗才
每輕輕讀過吳竹橋太史亦有句云人影水中隨

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言祐善題目佳境言不可
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余深愛此言自古文章所
以流傳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
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何以
唐宋元明才子輩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
一客之招一夕之宴開口便有一定分寸貼切此人此

事絲毫不容假借方是題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冬日招秦蔣兩太史及余飲酒曰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各賦一詩蔣詩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問字車公笑曰此教官請客詩也秦懼不肯落筆余亦知難而退公不許仍呈一律云小集平泉夜舉觴春風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開東閣難得羣仙共玉堂公大喜曰開口已包括全題白傳夸劉禹錫金陵懷古詩前四句已探驪珠此之謂矣

余每作咏古咏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剪綵爲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入必知此而后可與論詩襄勤伯鄂公容安好吟詩如有宿悟竹林寺云初地相逢人似舊前身安見我非僧悼亡云傷心最是懷中女錯認長眠作暫眠

曰學然後知不足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無怪其
夜郎自大也鄂公題甘露寺云到此已窮千里目誰知
才上一層樓方子雲偶成云目中自謂空千古海外誰
知有九州

昔人言白香山詩無一句不自在故其爲人和平樂易
王荆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爲人拗強乖張愚謂荆公
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項若論詩則終身在
門外尤可笑者改杜少陵天闕象緯逼爲天闕象緯逼
改王摩詰山中一夜雨爲一半雨改把君詩過日爲過

目關山同一照爲同一點皆是點金成鐵手段大抵宋
人好矜博雅又好穿鑿故此種剗肉生瘡之說不一而
足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
言船舟也明道雜記以爲船衣領也蜀人以衣領爲船
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青蓮雖狂不應若是之妄
東坡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間適也羅氏拾遺
以爲當是食字引佛書以睡爲食則與上文文義平險
不倫東坡雖佞佛必不自亂其例杜詩王母晝下雲旗
翻此王母西王母也清波雜志以王母爲鳥名則與雲

旗杳無干涉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此落霞
雲霞也與孤鶩不類而類故見妍妙吳獬事始以落霞
為飛蛾則蟲鳥並飛味同嚼蠟杜牧阿房宮賦未雲何
龍用易經雲從龍也是齋日記以為用左氏龍見而雲
宮中非雩祭地也文選詩挂席拾海月妙在海月之不
可拾也註選者必以海月為蚌蠃之類則作此詩者不
過一摸蚌翁耳少陵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其妙
處在無風而雲不夜而月故也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為
地名則何地無雲何地無月何必此二處才有風月耶

三峽星河影動搖即景語也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
為用兵之象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宋子京手抄杜
詩改握節漢臣歸為禿節禿字不如握字之有神也劉
禹錫懷西詩春水縠紋生明是春水方生之義而晏元
獻以生為生熟之生豈織綺縠者定用生絲不用熟絲
耶東坡雪詩用銀海玉樓不過言雪色之白以銀玉字
樣襯托之亦詩家常事註蘇者必以為道家肩目之稱
則當下雪時專飛道士家不到別人家耶明道雜志云
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黃元以為白

字不可對天字遂妄改爲日字對則工矣其如初日頭
三字文理不通袁瓊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
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宋人云王孫蟋蟀也引詩緝
云楚人名蟋蟀爲王孫又以爲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爲
証博則博矣意味索然冷齋夜話云太白詩昔作夫容
花今爲斷腸草本陶宏景仙方註斷腸草一名夫容故
也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方密之笑曰太白冤哉草不
妨同名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凡此種種其病皆始于
鄭康成康成註毛詩美目清兮目上爲明目下爲清然
則美目盼兮盼又是何物註亦旣觀止爲男女交媾之
媾註五日爲期爲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
御故思其夫註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便是靈威仰赤熛
怒註言從之邁言將自殺以從之其迂謬已作俑矣堯
之時老人擊壤壤土也周處風土記則曰壤以木爲之
長三尺四寸引皇甫元晏十七歲與從姑子擊壤於路
爲証不知堯之時安得有木壤果有之又何得歷夏商
周而不一見於咏樂耶要知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僞作
本朝有某孝廉獻吳逆詩云力窮楚覆求秦救心死韓

亡受漢封 聖祖愛其巧於用典遣人訪之其人逃余
以為此倣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也其詞云孔子
從佛肸之召卒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將以誑楚可
謂善於文過者

有妓與人贈別云臨岐幾點相思淚滴向秋階發海棠
情語也而莊燕服太史贈妓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
明朝更送人說破轉覺嚼蠟佟法海弔琵琶亭云司馬
衫青何必濕留將泪眼哭蒼生一般殺風景語

有人哭一顯者云堂深人不知何病身貴醫爭試一方

說盡貴人患病情狀

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好友
不嫌多江陰翁徵士朗夫尚湖晚步云友如作畫須求
淡山似論文不喜平二語同一風調

本朝開國時江陰城最後降有女子為兵卒所得紿之
曰吾渴甚幸取飲可乎兵憐而許之遂赴江死時城中
積屍滿岸穢不可聞女子嚙指血題詩云寄語路人休
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同徵友萬栢坡光泰精于五七古程魚門讀之五體投

地近體學宋人有悔虛之病陳古漁專工近體宗七子故問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余為作跋釋兩家之憾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其題開元寺云古樹鳥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墻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柄鑿封侯誰有面如田金鰲玉嶼橋云曉來濃翠東西映也算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余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詩出外為女傅康熙間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園中極珠簾玉屏之麗出拜兩姝容態絕世與之語皆吳音年十六七

學琴學詩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年之女尚未待寢於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紅問之曰堂上夫人賜飲隨解衣寢未二鼓從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啾啾不可辨顛仆片時七竅流血而死蓋夫人賜酒時業已醜之矣姚母踉蹌棄資裝即夜逃歸常告人云二女年長者尤可惜有自嘲一聯云量淺酒痕先上面與高琴曲不和絃

咏物已難而和前人之韻則更難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奇麗川方伯之和林和靖梅花能不襲舊語

而自出新裁陳云盡日郵亭挽客衣風流放誕是耶非
將軍營裏年光晚京兆街前信息稀愁黛忍令秋水見
柔條任與夜鳥飛舞腰女伴如相憶爲報飄零願已違
鴉黃搓就便相憐記得金城幾樹烟未到阿那先麗敷
任爲拋擲也纏綿由來春好惟三月待得花開又一年
此日秋山太迢遞株株搖落畫樓邊又云似爾陌頭還
拂地有人樓上怕開箱俱妙方伯云枝頭何處認輕痕
霜亦精神雪亦溫一徑曉風尋舊夢半林寒月失孤村
吟情欲鏤水爲句離恨難招玉作魂寄語溪橋橋上客
莫從香裏誤柴門點額誰教入漢宮凍雲合處路難通
朧朧照去月疑落瓣瓣擎來雪又空無夢不隨流水去
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間竹外誰知己地老天荒玉一叢
又云珊瑚仙骨誰能近字與林家恐未真隴首祇今春
意薄山中自昔故人稀其高淡之懷梅花有知當呼知
已

康熙間于清端公總督兩江舉其族弟襄勤公來守江
寧二人俱名成龍不以爲嫌且俱以清節卓行名震海
內洵聖廟佳話也襄勤巡撫京畿不避權貴故演戲

者有紅門寺誅姦僧一節事雖附會非無因也其孫紫亭先生名宗瑛者甲戌翰林人品高逸善畫工詩余戊申遊虞山紫亭之子靜夫明府適宰昭文以來鶴堂詩見示如題畫云寒聲兩岸蟲秋懷千頃荻雨斷月初明孤篷猶滴瀝遊馬氏園云隔樹未知處綠溪已到門折杏花贈某云燈紅人影搖芳樹手動花陰落滿身歸車云急雨驚風翻碧沼跣雲學水亦東流皆超超元箸不食人間烟火靜夫云清端襄勤二公亦有詩集他日檢出爲余寄來

余替人題小照詩例不存稿然見人題小照而脫盡應酬氣者必抄存之偶見莊某養鶴圖陳望之方伯題云美人自結歲寒盟入座雲山照眼明料理鶴糧門盡掩松花如雨撲簾旌方伯爲其年檢討之孫宜其詩有家風矣

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有客題詩于樹云遙知此去棟梁才無復清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歲鶴歸來太守讀之愴然有感乃停斧不伐

南宋宮嬪墓在越中者甚多屬湖之濱獅山之側塋址

可識者二十四處俗傳廿四堆是也山陰邵蕙畦先生
詩云巖湖湖水瑩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
草綠錢塘風雨翠華來綽有深情先生尤長五言咏濟
南跑突泉云倒翻廬阜瀑長湧浙江湖一時諸名士爲
之擱筆又有句云溪澄花影羈山靜屐聲孤
江南黃梅時節潮濕可厭徐金粟云不待雨來先地濕
並無雲處亦天低

丁巳前輩沈雲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逾年入都以
習國書故僦屋鄰余欲彼此宜究未半年以察疾亡余
入奠見紙墨叢殘家僮殯殮爲之泣下哭以四絕句五
十年來全不省記忽內子誦之琅琅乃追錄之以存其
人詩云仙山樓閣本茫茫容易青年到玉堂底事曇花
才一現已蒙上帝遣巫陽明知病體頽唐甚何事開關
萬里來想是神仙厭鄉土特教玉骨葬蓬萊幾度蓬門
歇小車揮毫同習上清書而今難字從誰問旅櫬灰停
一寸餘半年湯藥滯天涯腰瘦何人報沈家少婦昨宵
家信到催君迎看帝城花

錢塘洪昉思昇相國黃文僖公機之女孫瑁也人但知

其長生曲本與牡丹亭並傳而不知其詩才在湯若士之上曉行云啾啾晨鷄鳴僕夫駕輪輳四野絕無人但聞征鐸響夜泊云竹篔隨潮落蒲帆逐月飛維舟已深夜還上釣魚磯性落拓不羈晚年渡江老僕墜水先生醉矣提燈救之遂與俱死送高江村宮詹入都五排一百韻沉鬱頓挫逼真少陵

先生爲王貞女作金環曲云王家有女字秀女少小綽約蘭蕙芬項郎名族學詩禮金環爲聘結婚姻十餘年來人事變富兒那必歸貧賤一朝別字豪貴家三日悲啼淚如霰手摘金環自吞食將死未死救不得柔腸九曲斷遠續卧地祇存微氣息詎料國工賜靈藥吐出金環定魂魄至性由來動彼蒼一夜銀河駕烏鵲嗟哉此女貞且賢項郎對之悲復憐朝來笑倚鏡臺立代繫金環雲鬢邊其事其詩俱足千古篇終結句餘韻悠然蘇州徐文靖公明季殉難二子昭文貫時俱守父志不仕尤西堂爲貫時作傳言其少時美好自稱三十六帝外臣過平原有見云玉面珠璫坐錦車蟠雲作髻兩分梳春風解下貂回脖露出螭蟻雪不如曲水池頭倚玉

鬪袂除初起曉妝寒新來傳得江南樣也是梳頭學牡丹摩寫燕趙佳人風流可想貫時先生名柯其孫龍欲精賞鑑與余交好

洪昉思咏燕女云燕姬生小習原野春草茸茸獵城下身輕不許健兒扶捉鞭自上桃花馬胡稚威亦咏此題中四句云蝤蛸明處緣裁領莢手撒時為攬妝雲髻半籠花壓額巾羅斜挂水成行

梅定九先生以算法易理受知 聖祖人但知其朴學而不知詩故風雅其繼藤坑夜雨云萬壑連為嶽十峯

撼欲平虛堂漁艇似短燭月華明答周崑來云墨妙時看珍璧心期今見托雙魚周故奇士舞刀奪塑豪氣逼人畫龍一幅人以千金相購識戴雪村學士于未濟時以女妻之

余翰林歸娶長安贈行詩甚多記其佳者鄒太和學士云菊黃楓紫小春天送爾南歸是錦旋才子掃眉宜赤管洞房停燭有金蓮歸鞍尚帶同文課時余方習清書吟篋新添却扇篇此日和鳴誰不羨鳳皇山下着神仙張南華呂詹云艷雪飛新句紅絲繫鳳緣人間留玉杵天上撒

金蓮宮柳綵袍綠宮花壓帽鮮 君恩許歸娶仍鞞曲
江鞭遙識催粧日金花艷壁箋湖山留粉黛蒙墨亂雲
烟雨美應空越雙飛佇入燕綠窻眉畫早銀燭看朝天
沈椒園御史云金闈才子愛袁絲年少承恩出玉墀
丹詔命趨雙鶴髮繡幃交護兩瓊枝笙歌院落時衣錦
梅柳江村曉畫眉佇看還 朝成博議文章報國正相
期蔣御史和寧時作諸生云金蓮銀燭數行低昭見鴛
鴦兩兩棲風動流蘇侵夜漏應疑鈴索海棠西魏允迪
中翰以余文捷戲云爭傳才子擅文詞頃刻千言不構

思若使畫眉須緩欸那容橫掃筆尖兒大司空裘叔度
時爲庶常云袁郎走馬出京華拆得東風上苑花一路
香塵南國近苧蘿村是阿儂家畫壁旗亭句浪傳藍橋
歸去會神仙從今厭看閒花草新種湖頭並蒂蓮蓋調
余狎許郎也已未進士朝考題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
刻劃想字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之句諸總裁以
爲語涉不莊欲置之孫山夫司寇尹公力爭良久才得
入選故毘陵相國程聘三時作庶常故相戲云金燈花
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言人

似隔天河

座主蔣文恪公時爲學士詩云羣仙艷羨送天涯重疊詩箋壓小車馬上玉郎春應醉滿身香雪落梅花我聞堂上兩親居援荻舍九廿載餘此日江南花燭好承歡同上紫泥書

余以翰林改官江南一時送行詩甚多其佳者如劉文定公綸時官編修詩云弱水神仙少定居詞頭草罷領除書蔣山南去秦淮路好雨脩脩梅熟初二載頭銜共冷官幾人鄉夢出長安君行若過吾廬外五月江深草

閣寒定子當筵唱石城離堂燭跋不勝情菱荷香動三千里誰共編詩記水程宗伯齊公召南時爲侍講詩云尊前言別重腳踏一向推袁話豈虛才子何妨爲外吏名山况可讀奇書攜將佳偶花能笑吟得新詩錦不如轉眼蒲帆催北上未容風物戀鱸魚官河柳色雨如新故里風光更絕倫書畫一船烟外月湖山十里鏡中人浣衣香裊芙蓉露評史清澆竹葉春回首同時趨直客蓬萊猶是在紅塵莊叅政有恭時爲修撰詩云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從闕歷增况有文章堪潤色不妨風

骨露峻嶒廉分杯水余同况明徹晶籠爾獨能儒吏風
流政多暇新詩好與寄吳綾副憲申甫時為孝廉詩云
鷄行驚失鳳池春百里初除墨綬新簿領竟須煩史筆
朝廷原自重詞臣交情未免憐今別公論尤應惜此人
終是讀書能有用他時端不負斯民鶴書到日廣求賢
殿上揮毫各少年遭遇未嘗非盛事滯留或恐是前緣
公卿譽滿君猶出僕婢詩成我自憐可憶僧窓風雨夜
燈花只為一人妍戊午榜發前一日與張少儀諸人同飲喜登有花惟君獲雉平臺
縹緲見煙巒客至能令眼界寬談笑每欣多舊雨杯盤

常愧累貧官由來氣類闊偏切此後風流繼必難說與

能詩姚秘監豪情畧為洗儒酸戲南臨期草草話難窮

高柳涼飄弄袖風客裏驚心多聚散酒邊分手又西東

對衡山色濃於染繞郭溪光淡若空此景江南曾不少

有人時在夢魂中其時長安諸公以笏山四首為獨絕

少宗伯劉公星煒時為諸生傲昌谷體作七古一篇云

玉之年癸之月一鯨驅雲雲不行走上江南木蘭檝詩

長不能備錄

丙子九月余患暑瘧早飲呂醫藥至日晡忽嘔逆頭眩
不止家慈抱余起坐覺血氣自胸膈起性命在呼吸間
忽有同徵友趙藜村來訪家人以疾辭曰我解醫理乃
延入診脉看方咲曰容易命速買石膏加他藥投之余
甫飲一勺如以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
孟沉沉睡去額上微汗朦朧中間家慈暗曰豈非仙丹
乎睡須臾醒君猶在坐問思西瓜否曰想甚即命買瓜
曰憑君盡量我去食片許如醞醑灌頂頭目為輕晚
便食粥次日來曰君所患者陽明經瘧也呂醫誤為太
陽經以升麻羌活二味升提之將君妄血逆流而上惟
白虎湯可治然亦危矣未幾君歸余送行詩云活我自
知緣有舊離君轉恐病難消先生亦見贈云同試明光
人有幾一時公幹髮先斑

藜村鷄鳴埭訪友云佳辰結良覲言采北山杜鷄鳴古
埭存登臨渾漫興蕭梁此化城貽為初地祖六龍行幸
過金碧現如許欲辨六朝蹤風亂塢鈴語江南山色佳
元武湖激激豁開几盡間秀出庭木末延陵敦夙尚藉
以紆蘊結山能使人澹湖能使人澗聊共發嘯吟無為



慕禪悅

少陵云多師是我師非師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
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隨園擔糞者
十月中在梅樹下喜報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
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三月出門有野僧
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帶不去余因有句云只
憐香雪梅千樹不得隨身帶上船

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
東晉補由庚元次山補咸英九淵皮日休補九夏裴光
庭補新宮茅鴟其詞雖在後人讀之者寡矣

唐人咏柳云長條亂拂春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宋人
咏柳云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花

張燕公稱閣朝隱詩炫裝倩服不免爲風雅罪人王荆
公因之作字說云詩者寺言也寺爲九卿所居非禮法
之言不入故曰思無邪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說動云詩
可以觀人品余戲誦一聯云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勾銀
當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過冬郎溫李耳余笑
曰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詩也太史大駭余再誦李文

正公昉贈妓詩曰便牽魂夢從今日再視嬋娟是幾時
一往情深言由裏發而文正公為開國名臣夫亦何傷
于人品乎孝經含神霧云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
去也其立意比荆公差勝

劉昭禹曰五律一首如四十賢人其中着一屠沽兒不
得余教少年學詩者當從五律入手上可以攀古風下
可以接七律

孔子與子夏論詩曰窺其門未入其室安見其奧藏之
所在乎前高岸後深谷泠泠然不見其裏所謂深微者
也此數言即是嚴滄浪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先聲

盧雅雨塞外接家書云料來狼狽原應爾便說不安那
當真何南園都中寄家書云每因疾病愁家遠強說平
安下筆難

宋稗類抄第一卷遭際類云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
貴義榮之父交好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
種相似恨有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
無之陳曰吾有妾已生子矣可以奉借他日生子當即
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長貴後其母遂

往來兩家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此事太通脫今人所斷不爲而宋之賢者爲之且傳爲佳話高南阜太守題詩曰贈妾生兒古人有兒生還妾古人無宋賢豁達竟如此寄語人間小丈夫杭州馮山公先生以春秋盧蒲嫫爲齊之忠臣云替莊公報仇要滅崔氏非慶封不可欲輸心慶封非易內不可五倫中君父最大夫妻爲小盧願大倫故不顧小倫也其言甚創人多怪之余按東漢獨行傳健爲任永避王莽之亂僞病青盲妻淫于前佯爲不見似山公之言未嘗無証

唐翰林學士最榮人直許借飛龍廐馬白香山贈錢翰林詩曰分班皆命婦對苑卽儲星蓋最親宮禁也是以韋綬學士也而覆以蜀纈之袍韓渥學士也而暗藏金蓮之燭十國春秋載後蜀王建待翰林過優人尤之建曰我昔值禁軍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如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

古稱狀元不必殿試第一名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按谷登趙昌翰榜名次第八非第一也周必大有回姚狀元穎啟回

第二人葉狀元適做當時新進士皆得稱狀元惟南漢
狀元不可作十國春秋載劉龔定例作狀元者必先受
官稱羅煥先南漢宮詞云莫怪宮人夸對食尙衣多半
狀元郎古稱探花不必第三名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
會使少俊二人探花遊園若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
罰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擇年少者爲探花使
是探花者年少進士之職非必第三名也進士帽上多
插花太宗曰寇準少年正插花飲酒時温公性嚴重不
肯插花或曰君恩也乃插一枝大槩以年少者爲貴某
及第詩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
杖人多笑十里珠簾半下鉤或又曰平康過盡無人問
留得宮花醒後看皆傷老之詞熙寧間余中請禁探花
以爲傷風化遂停此例後中以賍敗人咸鄙之王昇洲
曰禁探花之說譬如新婦入門不許粧飾便教績麻造
飯理非不是也而事太早矣余按李壽長編載陳若拙
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人稱瞎榜蓋宋以第三名爲榜
眼亦探花不必第三名之証

尚寶意有甥吳鑑南浦爲詩人尊萊之子亦能詩嚴海

卷二
珊贈云何無忌酷似其舅巖挺之乃有此兒真巧對也
鑑南以主事從溫將軍征金川大軍潰于木果中礮墜
溪死未死時知不免寫詩兩册以一册付其妻叔周某
逃歸以一册白置懷中今秋帆先生所刻者周帶回之
一册也與程魚門交好程誦其陶然亭云偶着芒鞋策
策行到來心迹喜雙清短蘆一片低如屋空翠千層遠
入城野曠每留殘照久地高先覺早涼生老僧解得登
臨意勸聽殘蟬曳樹聲贈人云波雖無恨終歸海人到
忘情却省才與乃舅寶意人因福薄才生慧天與才多
恰費心之句相似

近今風氣有不可解者士人畧知寫字便究心于說文
凡將而束歐褚鐘王于高閣畧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
穎達而不識歐蘇韓柳爲何人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
讀蘇字必學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詩與字之源流
皆因鄭馬之學多糟粕省費精神蘇米之筆多放縱可
免拘束故也

改詩難于作詩何也作詩與會所至容易成篇改詩則
與會已過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萬氣求

易不得竟有隔一兩月于無意中得之者劉彥和所謂
辭于萬篇嘗于一字真甘苦之言荀子曰人有失針者
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
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卽
眸而得之之謂也

香亭弟出守廣東余賦詩送行云君恩深處忘途遠家
運隆時惜我衰一時和者甚多惟押衰字頗難胡書巢
妹夫和云江南政績新遺愛海外文章舊起衰余作書
深美之胡答書云爲押衰字頗費心今果見許足徵兄

之能知此中甘苦也書巢尤長五古途中望二華云連
山如洪濤一瀉不得住散作平岡低萬壑此爭赴奔騰
勢未已倔強有餘怒數里漸陀迤坡途相錯互草木何
繁滋容畜欽美度落日下翠微蒼蒼羣峯暮白雲幻奇
形屢顧有時誤大散關云蜀門自此通谷口望若合日
月互蔽虧陰陽隱開闔微徑臨深溪馬蹄畏虛踏泉流
亂石中砢礚擊磕時節已初春氣候如殘臘黃葉間
青條風吹鳴颯颯時見采樵人行歌互相答朝天峽云
旬月走雲棧登頓勞下上輿中困掀簸厭聞馬蹄響今

晨收水涉失喜聽雙槳。羌舟小如葉。羌水平如掌。健疑
青鵠飛。疾類枋榆搶。灘轉峽角來。雙峙袤千丈。石裂怒
欲落。長壓不敢仰。洞陰中慘慄。白日迷惘恍。其深蟠蛟
龍。其毒聚蛇蟒。側目望天關。閣道更渺茫。行人偶失足。
一墜詎可想。寄香亭云。携手天水橋。送我北新關。君歸
我夜泊。咫尺不能攀。何況萬餘里。遠隔千重山。子來既
無期。我行猶未還。至今夢寐中。橋下聞潺潺。流水無已
時。思君如連環。森森九種竹。燦燦十樣箋。六六雙鯉鱗。
泠泠三峽泉。險易雖有殊。窮達何與焉。自惜結隆愛。金
石貫貞堅。與子同一心。豈與時俗遷。寓書奈不達。在邊
情空延。子即能我諒。我衷胡由宣。相思如萱草。憂念何
時捐。書巢受業于嘉禾。布衣張庚而詩之。超拔青出于
藍。因書巢全集未梓。為代存數章。

升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个字之說。如唐人夜琴知
欲雨。晚簾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也。欲雨二字。以欲
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个字矣。以此類推。名流多
犯此病。必云晚簾恰宜秋。宜字方對欲字。

詩無言外之意。便同嚼蠟。杭州俞蒼石秀才觀繩伎云。

一綫勝身險復安往來不厭幾回看笑他着腳寬平者
行路如何尚說難又雲開晚霽終殊日菊吐秋芳已負
春皆有意義可思嚴冬友壯年不仕韋曲看桃花云憑
君眼力知多少看到紅雲盡處無

痘神之說不見經傳蘇州名醫薛生白曰西漢以前無
童子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阯軍人帶此病歸號曰
虐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余考史書凡載人形體者妍
媸各備無載人而麻者惟文苑英華載潁川陳黯年十
三補詩見清源牧其首篇咏河陽花時痘痂新落牧戲

曰汝藻才而花面何不咏之陳應聲曰玳瑁應難比玳
犀點更嘉天憐未端正滿面與粧花似此為痘痂見歌
咏之始

唐人有南宮歌管北宮愁之句蓋賦體也不如方子雲
晚坐云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以此興體
出之更妙

安徽方伯奇麗川席間誦和親王風箏詩云風微欲落
不得落風緊來低不得低方伯咏梅云淡影是雲邊是
夢暗香宜雨亦宜烟風調相似

庚巽間曹練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携書二本
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
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籍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
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
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
文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
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
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棗棗若山河應把
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青陽秀才陳蔚字豹章能文愛客受業隨園江行雜咏
云日沉遠樹青烟起遙山失何處艤孤舟一燈古渡出
昨發螃蟹磯今泊針魚嘴秋風一夜生吟冷半江冰隨
其兄芳郁庭遠行云江梅開遍雨霏霏同駐郵亭整客
衣今日反嗟人似雁一齋行向異鄉飛郁庭有草堂雜
咏云處士應門惟使鶴高人去榻更無賓小橋時有雲
遮斷不使遊人過水西兄弟俱耽吟咏人以雙丁二陸
比之

莆田有吳荔娘者庖人之女也性愛潔而能詩豹章聘

爲芳妻未二年卒豹章爲寫其蘭坡剩稿有春日偶成
云瞳瞳曉日映窗疏荏苒韶光一枕餘深巷賣花新雨
後開門插柳嫩寒初鶯兒有語遷喬木燕子新情覓舊
廬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上階除又深院不知春
色早忽驚牆外賣花聲

向讀金陵孫秀才韶咏小孤山云江心突兀聳孤巒飄
渺還疑月裏看絕似凌雲一枝筆夜深橫插水精盤後
過此山方知此句之妙

河南撫軍畢秋帆先生簞室周月尊字漪香長洲人也
酷嗜文墨禮賢下士咏水仙云影疑浮夜月香不隔簾
櫳偶成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夫人還
吳門先生七夕寄詩云泚水吳山同悵望今朝兩地拜
雙星

泗州選貢毛俟園藻辛卯秋赴金陵鄉試主試爲彭芸
栢侍郎其友羅孝廉恕彭門下士也寓書索觀近藝戲
爲催粧俳語毛答以詩云月影空濛柳影疎秦淮水漲
石城隅小姑獨處無郎慣爭似羅敷自有夫榜揭毛獲
雋羅往賀入門狂叫曰今日小姑亦嫁彭郎矣一時傳

爲佳句

古人官貴行船多伐鼓少陵詩曰打鼓發船誰氏郎白香山詩曰兩岸紅燈數聲鼓使君樓櫓下巴東皆伐鼓之証也今人開船鳴鈺未知起于何時

劉曾燈下誦文選倦而就寢夢一古衣冠人告之曰魏晉之文中之詩也宋元之詩詩中之文也既醒述其言于余余曰此余夙論如此

余畫隨園雅集圖三十年來當代名流題者滿矣惟少閩秀門慕漪香夫人之才知在吳門修札索題自覺冒昧乃寄未五日而夫人亦書來命題採芝小照千里外不謀而合業已奇矣余臨採芝圖副本到蘇州告知夫人而夫人亦將雅集圖臨本見示彼此大笑乃作詩以告秋帆先生曰白髮朱顏路幾重英雄所見竟相同不圖劉尹衰頽日得見夫人林下風

王夢樓太守精于音律家中歌姬輕雲寶雲皆余所取名也有柔卿者兼工吟咏成嘯厓公子贈以詩云侍兒原是紀離容紅豆拈來意轉慵時方示疾一曲未終人不見可堪江上對青峯柔卿和云生小原無落雁容秋風偶

覺病身慵持帆公子金陵去望斷青青江上峯

杭州孫令宜觀察余世交也女公子雲鳳幼聰穎八歲
讀書客出對云關關雎鳩卽應聲曰噫噫鳴雁觀察大
竒之和余留別杭州詩四首錄其二云撲簾飛絮一春
終太史歸來去又匆把菊昔爲三徑客盟鷗今作五湖
翁囊中有句皆成錦圍裏聞名未識公遙憶花間揮手
別片帆天外挂長風未曾折柳倍留連縱得重來又隔
年遠水夕陽青雀舫新蒲春雨白鷗天三千歌管歸花
縣十二因緣屬散仙安得講筵爲弟子名山隨處執吟

鞭

羊后答劉曜語輕薄司馬家兒再醮之婦媚其後夫所
謂閨房之內更有甚于畫眉者床第之言不踰閩史官
何以知之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而温公通鑑
乃采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此種小說乃委巷調言
所載張嘉貞選婿得郭元振年代大訛何足爲典要乃
據以污唐家宮闈耶余咏玉環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
有金錢洗祿兒蓋雪其冤也第李義山西郊百韻詩有
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羞渾之句天中進士鄭嶠津陽門

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裸衣日眉鼻之句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不根之語耶至于楊妃縊死佛堂唐書通鑑俱無異詞獨劉禹錫馬嵬詩云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雉經矣傳聞異詞往往如是

唐人詩話李山甫貌美晨起方理髮雲鬢委地膚理玉映友某自外相訪驚不敢進俄而山甫出友謝曰頃者慢入君內山甫曰理髮者即我也相與一笑余弟子劉震寰有仲容之姣每遊山必載與俱趙雲松調之云白頭人共泛清波忽覺沿堤屬目多此老不知看衛玠慢夸看殺一東坡

忍凍不禁先去釣竿常被別人牽宋人句也然禪上人一聯云水藻半浮苔半溼澆紗人去不多時俱眼前語而餘韻悠然

余過袁江蒙河督李香林尚書將所坐船親送渡河席間讀尚書詩野行云香聞春酒熟茅店紅惜秋花開野塘宿永平云樹樹鳥相語山山水上看皆佳句也又見贈二律已粹入集中矣其尊人湛亭尚書先督南河遙

灣夜泊云風雪荆山道春帆滯水涯幾聲深夜犬知近
野人家赴南河云過類應知因捕致徹桑須及未陰時
用孟子語而治河之道思過半矣

錢文端公少時鄉試落第其科主試者趙侍郎也別號
長眉公觀演小尼姑下山戲題云三寸黃冠紺碧絲裝
成十六女沙彌無情最是長眉佛訴盡春愁總不知毛
西河選圃秀詩獨遺山陰女子王端淑王獻詩云王嬙
未必無顏色爭奈毛君筆下何一藏其名一切其姓

尹似邨有句云自與情人和泪別至今愁看雨中花蔣
廷鎔有句云自從環珮無消息簷馬丁東不忍聽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
者亦損其真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鼻為王孟韋
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余學遺山詩論一絕
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嫖我奉漁洋如貌
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為一代正宗
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詩文必弱詆之者詩文必粗
所謂佞佛者愚闕佛者迂

卦

鄭夾深笑韓昌黎琴操諸曲為兔園冊子薄之太過然
羨里操一篇末二句云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深求聖
人轉失之偽按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包暉于中
國歛怨以為德文王並不以紂為聖明也昌黎豈不讀
大雅耶東坡言孔子不稱湯武按革外繫詞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繫詞孔子所作也東坡豈不讀易經
耶劉後村為吳恕齋作詩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
間有篇章不過押韻之語錄講章耳余謂此風至今猶
存雖不入理障而但貪序事毫無音節者皆非詩之正
宗韓蘇兩大家往往不免故余自訟云落筆不經意動
乃成蘇韓

為人不可不辨者柔之與弱也剛之與暴也儉之與嗇
也厚之與昏也明之與刻也自重之與自大也自謙之
與自賤也似是而非作詩不可不辨者淡之與枯也新
之與纖也樸之與拙也健之與粗也華之與浮也清之
與薄也厚重之與笨滯也縱橫之與雜亂也亦似是而
非差之毫釐失以千里

明季以來宋學太盛于是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

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傑者尤爭先焉。不知宋儒鑿空漢儒尤鑿空也。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一而足。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駁正之。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尚且周室班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况後人哉。善乎楊用修之詩曰三代後無真理學六經中有偽文章。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

韓侂胄伐金而敗與張魏公之伐金而敗一也。後人責韓不責張以韓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葬其首諡曰忠繆以其忠于為國繆于謀身也。錢辛楣少詹過安陽弔之曰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齒冷千秋公論是誰伸。橫挑強敵誠非計欲報先仇豈為身一樣北征師挫衄符離未戮首謀人少詹又弔姚廣孝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

唐僧大雅半截碑頌吳大將軍李夫人曰圓儀替月潤臉呈花邯鄲淳作孝女曹娥碑曰令色孔儀巧笑倩兮頌其德及其貌皆涉輕佻與題不稱然大旨是做碩人

一章迂儒讀之必起物議

方敏愨公三妹能詩自畫牡丹題云菊瘦蘭貧植謝家
愧無春色繪年華刺來井底胭脂水學畫人間富貴花
公咏清涼山桃花云傾將一井胭脂水和就六朝金粉
香似襲乃妹詩而風趣轉遜

敏愨公未遇時祖父俱以罪戍塞外公南北奔走備極
流離清涼寺僧號中州者知為偉人時周恤之公贈詩
云須知世上逃名易只有城中乞食難後官制府為中
州弟子麗雅重建清涼寺殿宇煥然余過而有感亦題

詩云細讀紗籠數首詩尚書回首憶前期英雄第一心
開事揮手千金報德時蘇州薛皆三進士有句云人生
只有修行好天下無如喫飯難意與方公相似

虞山王次山先生峻風骨巖峭館蔣文肅公家晚不戒
於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歐之文肅呵禁次日待之
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余已未會試出文恪公門下聞
此說而疑之後讀先生哭文肅公詩云回首却傷門下
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方知此事信有愈徵文肅之賢而
先生之不諱過也先生少所許可獨譽故不絕于口以

故枚雖報罷鴻詞科而名聲稍起公卿間情無所樹立以酬先生之知而先生自劾罷都御史彭茶陵直聲震天下後竟卧病不起悲夫

博陵尹元孚先生少孤貧以母教成名督學江南好教人讀小學宗程朱余時宰江寧意趣不合一日先生騶唱三山街爲某大將軍家奴所窘詐稱某玉遣來太守不敢詰予收縛置獄先生以此見重適高相國斌有事來江寧先生面稱枚云才如子建政如子產亡何先生薨予感知已之恩將賦輓詩見次山先生四章不能再出其右遂擱筆焉其警句云母教成三徙君恩厚兩朝又曰士幸方知向天何遽奪公

從古文人得功于母教者多歐蘇其尤著者也次山題錢修亭夜紡授經圖曰辛勤篝火夜燈明繞膝書聲和紡聲手執女工聽句讀須知慈母是先生

尹元孚先生任兩淮鹺務時布衣鮑臯以詩受知今有海門集行世皆先生爲之提倡鮑奉陪先生汎海口詩云蓬萊清切逢仙侶蛟鯉威稜避顯官其相得如此因憶明大學士劉健好理學惡人作詩曰汝輩作詩便造

隨園詩話 卷二
到李杜地位不過一酒徒耳。疇記云不能詩於禮繆孔子教人學詩在論語中至于十一見而劉公乃爲此言不如尹公遠矣

隨園有對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故是李侍郎因培所贈懸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岳大將軍鍾琪之子叅將名澣者來謁八門先問此聯有否現懸何處子指示之端睇良久曰此後書舍可有蔚藍天否子問何以知之曰余在四川時夢先大人引遊一園有此聯額且曰將我交此園主人辭

驚醒遍訪川中無人知者今來補官江寧有人談及故來相訪因出將軍行狀二十餘頁稽首求傳予讀之雜亂舛錯爲編纂七日方成而岳又調往金川不復再見矣今年夏間偶抄選鮑海門詩二十餘首其子之鍾適渡江來余告以選詩之事問尊人有餘集否鮑不覺泣下曰異哉余今而知夢之有靈也吾渡江前三日夢與先人遊隨園先人與公同修船以紙補其窻櫺醒而不解今思之夫船者傳也紙者詩之所附以傳者也今公抄選先人之詩豈不暗相昭合耶甚矣鬼神之好名也

詩貴翻案神仙美稱也而昔人曰丈夫生命薄不幸作
神仙楊花飄蕩物也而昔人曰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
只有一春茫長沙遠地也而昔人云昨夜思君與賈誼
長沙猶在洞庭南龍門高境也而昔人云好去長江千
萬里莫教辛苦上龍門白雲聞物也而昔人云白雲朝
出天際去若比老僧猶未閒修到梅花指人也而方子
雲見贈云梅花也有修來福着个神仙作主人皆所謂
更進一層也

茗溪女子姚益麟嫁嚴林溪以天亡送姊之洛溪云姊
妹花窻下相依兩意同拈針五夜火拜月一襟風忽逐
分飛雁都爲斷根蓬擬將茗水澗送盡別離裏閨七夕
云微雲依約接銀河一月佳期兩度過倘把重逢歡較
昔翻教添得別愁多

沈學子有女弟子徐瑛玉字若水崑山人嫁孔氏能詩
早亡與王蘭泉夫人許雲清及吾鄉方宜昭之女芷齋
唱和甚多和學子送春云春光心事雨蹉跎愁見飛花
檻外過漫說窮愁詩便好算來詩不敵愁多病起云重
開鸞鏡施膏沐卷上珠簾怯曉風病起不知秋幾許飛

來黃葉滿庭中七夕云銀漢橫斜玉漏催穿針瓜果何
粧臺一宵要話經年別那得工夫送巧來

顧東山有女美而不嫁好服壞色衣持念珠作六時梵
語其母晒之曰汝故是優婆夷耶女微晒而已行年三
十操修益堅父母知其志為築卽是菴處之因號卽是
菴主人許太夫人題其菴云上界遭淪謫人言萼綠華
十年貞不字一室語無譁遣興惟吟絮逢春欲避花結
菴殊可羨萱草傍蘭芽

嘉善曹六圃延棟少宰蓼懷之孫隱居不仕自號慈山

居士自為壽藏不下樓者二十年著作甚富余愛其晚
年佳句如廢書祇覺心無著少飲從教睡亦清病教極
讓虛文減老覺婆娑古意多詩真豈在分唐宋語妙何
曾露刻雕余稱其詩專主性情慈山寄札謝云老人生
平苦心被君一語道破屢招余往而竟不遂其願卒已
八十五矣

余性不飲酒又不喜唱曲自慚窳人子故音律一途勿
而失學偶讀桐城張文和公元夕寄弟葑齋詩云亦知
令節休虛度其奈疎慵本性何天與人間清淨福不能

飲酒厭聞歌公爲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一生富貴而獨
缺東山絲竹之好何耶豈金星不入命之故耶余親家
徐題客健菴司寇孫也五歲能拍板歌見外祖京江張
相國相國愛之抱置膝上乳母在旁夸曰官官雖幼竟
能歌曲相國憮然曰真耶曰真也相國推而擲之曰若
果然兒沒出息矣兩相國性情相似後余竟坎壈爲人
司音樂以諸生終自嘲云文章聲價由來賤風月因緣
到處新此語題客親爲余言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少嘗夢至一室秘帖古器蓋

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髮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
人頰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
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
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
歷代編年紀事夙恨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
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慚無晉漢春秋
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
紀事 賜翰林侍讀

同年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

辰奉使祭告嶽瀆宿樓敦郵旅店是夕燈花散采倏忽
變現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爲
詫異相戒勿動夢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土書赤雲阿
三字呼諸爲雲麾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
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
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
一女仙曰此雲麾過凌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
忽燈花如爆竹聲驚而醒

蔣荅生太史序玉亭女史之詩曰雜象文明而備位乎
中女子之有文章蓋自天定之玉亭名慎容姓胡山陰
人嫁馮氏所天非解此者遂一旦焚棄之然其韻語已
流播人間有紅鶴山莊詩行世其女兄弟采齊仲景亦
皆能詩俱不得志玉亭尤鬱鬱未四旬歿矣其病中云
惚惚魂無定飄飄若夢中扶行驚地軟倚卧覺頭空放
眼皆疑霧閣聲似起風那堪窻下雨寂寞一燈紅窺采
齊曉粧云徘徊明鏡漫疑神個裡伊誰解效顰一樹梨
花一溪月隔窻防有斷魂人女郎詞云相呼同伴到簾
幃偷看新來客是誰又恐被人先瞥見却從紈扇隙中

窺殘梅云纔發疎林便褪粧水姿空對月昏黃東風只
顛吹零雨那惜枝頭有暗香采齊名慎儀早起云一番
花信五更風那管春宵夢未終起傍芳叢頻檢點夜來
曾否損深紅夜眠云銀蟾朗徹有餘光靜坐庭軒寄興
長地僻不知更漏永警驚花影過東墻贈茗生云沽酒
每聞捐玉珮濟人時復典宮袍殊貼切茗生之爲人余
問茗生玉亭貌可稱其才否茗生乃誦其菩薩蠻一闋
云人言我瘦形同鶴朝朝攬鏡渾難覺但見指尖長羅
衣褪粉香若能吟有異不管腰身細清臧肯如梅凋零
亦是魁可想見風調使人之意也消

紅鶴山詩乃王菊莊孝廉爲之刊行玉亭作詞謝云多
謝詩人深蒙才士不惜戚未堪因倚吳頭楚尾一相逢
白雲紅鶴倚千里南浦悲吟西窻閒技居然卷附秋
香裡寸心從此莫言愁人間已有人知己其女思慧嫁
劉侍郎秉恬亦才女也過嶺云半嶺梅花成故舊兩肩
書本是行裝

孔莊谷扶乩有女仙自稱袁陸君名沅年十五入蜀王
景宮中給事花蓋夫人未進御而唐兵下蜀陸君匿民

間被人搜得將獻之大帥行次劍閣投水死年才十八
今石壁間有垂紅珊瑚樹者卽其藁葬所也菊莊爲題
詩云劍閣崔嵬萬古存西川宮殿總成塵可憐殉國磨
笄者不是昭陽寵幸身

蘇州楊文叔先生掌教吾鄉敷文書院以實學教人余
年十九卽及門焉後宰江寧而先生掌教鍾山又復追
隨絳帳近聞其家式微詩稿遺失僅傳孝陵二首云鼎
湖龍去上升天弓劍埋藏四百年金盃玉魚無恙在不
須清淚滴銅仙豎儒瞻拜舊山陵落日平蕪百感生欲

奏通天臺下表只憐才謝沈初明先生名繩武康熙癸
巳翰林維斗先生孫也

江寧方伯永公之子明新字竹岩性耽風雅其弟亮字
鐵崖亦聰穎在江寧時與余交好選勝徵歌時時不絕
後永公內用竹岩留別詩云春風幾度坐瓊筵玉屑霏
霏細雨天盛會忽然成往事別情無那到尊前挂帆江
上三秋雨寫恨銀燈五色箋此後夢魂來不易琴聲重
聽是何年鐵崖云雁唳空天氣淡寥驪歌未唱已魂消
兩年師弟情何重一別關山路正遙海上瑤琴驚忽斷

岩前叢桂悵難招。離懷此際憑誰說。只可長亭折柳條。
其師嚴翼祖孝廉亦留別四首末云。子雲筆札君卿舌。
到處聽人說感恩。鐵崖遊河房云。水深不覺漁舟過。櫓
動先看月影搖。

咏物詩無寄托。便是兒童猜謎。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
一史彈詞。雖善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俱非
詩也。余最愛常州劉大猷岳墓云。地下若逢子少保。南
朝天子竟生還。羅雨峯咏始皇云。焚書早種阿房火。收
鐵道留博浪椎。周欽來咏始皇云。蓬萊覓得長生藥。眼

覓諸侯盡入關。松江徐氏女咏岳墓云。青山有幸埋忠
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皆妙尤雋者。嚴海珊咏張魏公云。
傳中功過如何序。爲有南軒下筆難。冷峭蘊藉恐朱子
在九原。亦當乾笑。

海珊自負咏古爲第一。余讀之果然。三垂岡云。英雄立
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
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
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桐城張葑齋宗伯三任江南學政。獎擢名流詩尤清婉。

題三味澄碧樓云小軒近對碧波澄隔着疎楊喚欲磨
最好淡雲微月夜半簾相望讀書燈寄女云香羹洗手
調晨膳書案分燈補舊襦喜若需歸里云一匹絹堪憐
宦况五車書足艷歸裝余以翰林改官公向其兄文和
公作元相語曰韓愈可惜

崔念陵進士鄱陽道中云班鳩呼雨雨三處毛竹編籬
四五家流水聲中行半日薰花不動晚禾花折柳云陌
頭楊柳正垂絲泣雨含風送別離今日兒心正飄蕩折
枝休折帶花枝崔有如此才而以微罪褫職漂泊江寧

僧舍當事者欲逐回籍子力護持久之乃行

年家子任進士大椿詩學逸體獨了義寺一首脫盡齊

梁金粉詞曰過塢指歸林到寺停雙楫風吹烟穗斜入

戶氣騷屑境僻竿來蹤日落見殘雪不識此何人隔竹

間僧說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髻愛風來

王申冬陽羨詩人汪溥落魄金陵余小有周濟家贈詩

云邂逅得蒙青眼顧此生今已屬明公還家後寄其弟

玉珩圖山草堂詩來有屋角響松濤晴日長疑雨之句

又柳絮云明知繡閣多春思故傍簾前款款飛

湖州女子姚益麟字竹筠嫁嚴子林溪而早卒臨終將
詩稿盡焚僅傳二句云燕有定程花有信最無憑進是
征夫高東井題云叢殘私字疊妃央零亂殘脂儘斷腸
賴是六丁收不盡一編擎出返魂香

同年邵叔六太史玉芝堂四六一編直逼齊梁詩亦高
雅掌教常州余泊舟相訪別後寄七律四章有句云興
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濕衣北歸云終朝濟水隨
船尾盡日淮山在眼中

曹學士洛禮言少時過市買椒山集歸夜闌之倦掩卷

卧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友山也攜手登臺聯句云

冉冉乘風一望迷遲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

雪曹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月冷遲微聞黃鳥

隔花啼行行不是人間象手挽蛟龍作杖藜曹吟罷友

山別去學士歸語其妻妻不答呼僕僕不應復坐北窗

取椒山集掀數頁回顧則身卧竹床上大驚始知夢也

少頃友山計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金字榜云九天

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

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像求先生詩出一卷漢魏名
人筆墨俱在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
近鍾王風格周題五律四首元女喜命女出拜神光照
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
我爲君除之作潤筆資解裙帶授藥一丸周幼時悞吞
鐵針着腸胃間時作隱痛服後霍然醒來詩不能記惟
記一聯云水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過湘溪野廟見塑紫姑神甚
美題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水作闌干玉作車若畏夜

深風露冷權籬茅舍是郎家夜有叩門者啟之曰紫姑
神也讀郎詩故來相就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
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卽登
科出宰女助其爲政有神明之稱余按尤詩頗蘊藉無
怪神女之相從也其始末甚長載新齊諧中

先祖且釜公有詩一冊皆蠅頭草字予幼時曾手錄之
一行爲吏屢移眷屬竟爾遺失僅記其咏雪云忽然捲
幔如逢月可惜開窗不見山途中遇雪云四望平林飛
鳥絕一肩行李店房疎鞞縣幕中五十自壽沁園春二

開云自壽三杯仰天稽首屈指徘徊嘆一經糟粕挂名
入泮八場傀儡逐隊登臺漸漸消磨人生老矣富貴功
名安在哉休傷感且搜尋秃管別作生涯備書事屬吾
儕權混迹藩籬學賣馱任紆青拖紫名齊北斗論黃數
白富比長淮與我無干事皆前定何苦攢眉不放開與
君約在醉鄉深處不飲休來又云自壽三杯從今客邸
追數年華憶金燈從飲呼盧喝雉雕鞍馳射問柳尋花
此興非造廿年前事倏忽皤然老缺牙憂來處把唾壺
敲缺羯鼓頻過幾年浪迹天涯若个是狂夫不憶家着
零丁弟妹睜睜望我嬌柔兒女悄悄呼爺恨不乘風飄
然歸去可奈關河道路賒黃昏後問有誰伴我數點寒
鴉先祖慈溪籍前明槐眉侍御之孫槐眉與其父茂英
方伯有竹江詩集行世

叔父健磐公遊西粵三十餘年卒時香亭弟年才十歲
以故詩多失散余歸其喪搜篋中僅存見寄五律云獨
向空庭立詩思入沐陽才先施簡邑俸可養高堂汝豈
池中物吾愁鬢上霜何時一尊酒相對話滄桑吾生最
飄泊淚迹滿征衣紫陌春猶在青年事已非水寬魚未

活樹密鳥難依朽骨埋何處秋原瘴雨飛

尹似村小園絕句云春草自來芟不盡與花無礙不妨
多深得司馬溫公所云草非礙足不芟包容氣象

揚州郭元舒字于宮江左十五子之一也秋闈文卷偶
誤一字乃挖小孔補綴書之收卷官勘以違例不許入
場于宮作挖孔詩云吾道真成一唱然仰高未已忽鑽

堅甲午首題
何之彌高似餐瓜望三枚字未補媧皇五色天眼底

金鏡昏待刮年來玉楮刻將穿海山伴侶飛騰盡慚愧
偏為有漏仙一罅虧成抵海寬功名贏得齒牙寒世情

畢竟吹毛易筆力須知透背難混沌畫眉良可已虛空
著楔本無端些些紕繆無多子勞動諸君反覆看又誰
知百步穿揚手如此誇張洞札工身世自憐還自笑此
生相悞只毛錐真不愧才人吐屬

余在王孟亭太守處翻閱舊箴得劉大山先生手書詩
冊賀其祖樓村修撰移居云官如蠶受繭絲纏替替惟
將邸舍選家具無多移校易街坊太遠住堪憐月逢廟
市剛三日俸算詞林已六年閉戶忍飢都不思只愁囊
之賈書錢碧山堂裏老尚書二十年前此卜廬任助交

遊今在否羊曇涕淚痛何如頽廊有幾奔飢鼠廢圃無
穡種野蔬此日君居最相近教余一到一躊躇大山名
巖江浦人人但知其工作詩文而不知詩才清妙乃爾
所云碧山堂尙書者卽東海徐健菴司寇領袖名場者
也查浦先生亦有詩云分明萬壑歸東海不到朝宗轉
自疑可謂善人于推尊者矣

蕪湖范兆龍字荔江館江寧宰陸蘭村署中時以詩見
示歸後身亡記其雨宿韓家廟一首云陰雲破空白日
冥疾風滿路驅雷霆幸接刀提投一宿空廊寂寂飛鷗

雕齋厨無入烟火熄佛前幾卷堆殘經燃燈枯坐雙耳
冷側聽萬斛松濤傾簷溜須臾聲漸止門外溥溥猶未
已開軒月露浩盈階仰看天光淨如洗

上虞陳少亭愛重二樹五言爲摘句圖仿阮亭之摘施
愚山也余尤喜其早烟山際垂春霧水邊多看花蜂立
帽問水鷺隨人晴流鳴斷壑山影臥空田數畝

仲春月念一閱完
迷空

仲春月念一閱完

迷空

隋國詩話卷二終

